

No. 7

鳥鴛樓

*J. P. ...*



# 鴛鴦樓

中華書局  
印行





A541 212 0013 8968B

## 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；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；並且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在故事的本身上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# 鴛鴦樓

話說武松打虎。是人人知曉。箇箇贊揚。其實鴛鴦樓中血濺尸橫。正不亞那景陽岡上石崩樹折呢。那武松生來正直。爲何卻要殺人如麻起來。說來話長。他自從打了虎。在陽穀縣裏做都頭。後來因替他哥哥報仇。殺了人。刺配到孟州牢城做犯人。那牢城小管營施恩。卻十分敬重他。每日請他喫酒喫肉。又與他

結爲兄弟。原來那孟州東門外。有一座市井。喚做快活林。是山東河北客商來往買賣之地。大小客店。不下百十處。施恩在那裏也開了一箇酒肉店。又靠著自己武藝。在這市上頗有些勢力。後來卻被本營內張團練。新從東路州來。帶一箇人到此。姓蔣名忠。因他生得長大。人人都喚他做蔣門神。這蔣門神用強霸手段。把施恩的酒肉店。霸佔了去。武松因感激施恩。就替他代打不平。把蔣門神打翻。趕出境去。施恩

自此重霸得快活林。爭了這口氣。便格外敬重武松。一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。論些拳棒槍法。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。牽著一匹馬來店裏。尋問主人道。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。施恩卻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親隨人。便向前問道。你尋武都頭做甚。那箇軍漢道。奉都監相公鈞旨。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。特地差我們將馬來請他。有鈞帖在此。施恩看了尋思道。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。

官。須聽他調遣。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。亦屬他管下。只得教他去。施恩便對武松道。兄長。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請你。他既著人牽馬來。哥哥心下如何。武松是箇剛直的人。不知委曲。便道。他既是請我。只得走一遭。看他有甚話說。隨即換了衣裳巾幘。上了馬。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。到得張都監宅前。下了馬。跟著那軍漢直到廳前。那張蒙方在廳上。見了武松來。大喜道。教進前來相見。武松到廳

下。拜了張都監。叉手立在側邊。張都監便對武松道。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。男子漢。英雄無敵。敢與人同死同生。我帳前正缺如此一箇人。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替己人麼。武松跪下稱謝道。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。若蒙恩相擡舉。小人當執鞭隨鐙。伏侍恩相。張都監大喜。便叫取果盒酒出來。張都監親自賜了酒。叫武松喫得大醉。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。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。只在



張都監家宿歇。早晚都監相公不住的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。放他穿房入戶。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。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。武松見了。也自歡喜。心裏尋思道。難得這箇都監相公。一力要擡舉我。

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。但是人有些公事來。央浼他的。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。無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。武松買箇柳籐箱子。把這送的

東西都鎖在裏面。不在話下。時光迅速。卻到了八月中秋。張都監在後堂深處。鴛鴦樓下。安排筵宴。慶賞中秋。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。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。喫了一杯。便待轉身出來。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。你那裏去。武松答道。恩相在上。夫人宅眷在此飲宴。小人理合迴避。張都監大笑道。差了。我敬你是箇義士。特地請你來一處飲酒。如自人家一般。何故卻要迴避。便教坐了。武松道。小人是箇囚徒。如何敢與

恩相同坐。張都監道。義士。你如何見外。此間又無外人。便坐不妨。武松三回五次。謙讓告辭。張都監那裏肯放。定要武松一處坐。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喏。遠遠的斜著身坐下。張都監著丫嬛養娘相勸。一杯兩盞。看看飲過五七杯酒。說些閒話。問了些鎗法。張都監道。大丈夫飲酒。何用小杯。叫取大銀酒盃。斟酒與義士喫。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。看看月光已經照入東窗。武松喫得半醉。卻都忘了禮數。只顧痛飲。張都監

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。唱曲。又教他把一巡酒。這玉蘭應了。便拿了一副勸盤。丫嬛斟酒。先遞了相公。次勸了夫人。第三便勸武松飲酒。張都監叫斟滿著。武松那裏敢擡頭。起身遠遠接過來。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。拿起酒來。一飲而盡。便還了盞。

張都監指著玉蘭。對武松道。此女頗有些聰明。不惟善知音律。亦且極能針黹。如你不嫌低微。將來與你

做箇妻室。武松起身再拜道。量小人是何等人。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。張都監笑道。我旣出了此言。必要與你。你休推阻。我必不負約。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。約莫酒湧上來。恐怕失了禮節。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。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。開了門。覺道酒食在腹。未能便睡。去房裏脫了衣裳。除了巾幘。拿條哨棒來庭心裏。月明下。使幾回棒。打了幾箇輪頭。仰面看天時。約莫三更時分。武松進到房裏。卻待脫了衣。

裳去睡。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。叫起有賊來。武松聽得道。都監相公如此愛我。他後堂內裏有賊。我如何不去救護。武松獻勤。提了一條哨棒。逕搶入後堂裏來。只見那箇玉蘭。慌慌張張走出來。指道。一箇賊奔入後堂花園裏去了。武松聽得這話。提著哨棒。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。尋時。一週遭不見。復翻身卻奔出來。不提防黑影裏。撇出一條板凳。把武松一交絆翻。走出七八箇軍漢。叫一聲捉賊。就地下把武松一

條麻索綁了。武松急叫道。是我。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。只見堂裏燈燭輝煌。張都監坐在廳上。一片聲叫道。拿將來。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。打到廳前。武松叫道。我不是賊。是武松。張都監看了大怒。變了面皮。喝罵道。你這箇賊配軍。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。我倒擡舉你。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。卻纔教你一處喫酒。同席坐。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。你如何卻做這等的勾當。武松大叫道。相公非干我事。我來

捉賊。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。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。不做這般的事。張都監喝道。你這厮休賴。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。有無賊物。衆軍漢把武松押著。逕到他房裏打開那柳籐箱子。看時。上面都是些衣服。下面都是些銀酒器皿。約有一二百兩賊物。武松見了。也自目睜口呆。只是叫屈。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。張都監看了。大罵道。賊配軍如此無禮。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。如何賴得過。原來你這厮外貌像



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。既然賊證明白。沒話說了。連夜便把賊物封了。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。天明卻和這厮說話。武松大叫冤屈。那裏肯容他分說。衆軍漢扛了賊物。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。

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。又上下都使用了錢。次日天明。知府方纔坐廳。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。賊物都扛在廳上。張都監家心腹人齎著張都監被盜的文書。呈上。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

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武松卻待開口分說。知府喝道。這厮原是遠流配軍。如何不做賊。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。既是賊證明白。休聽這厮胡說。只顧與我加力打。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。兩點的打下來。武松情知不是話頭。只得屈招。言本月十五日。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。因而起意。至夜乘勢竊取。入己與了招狀。知府道。這厮正是見財起意。不必說了。且取枷來釘了。監下牢子。將過長枷。把武松枷了。押

下死囚牢裏監禁了。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。張都監那厮。安排這般圈套。坑陷我。我若能彀掙得性命出去時。卻又理會。原來那張團練替蔣門神報讐。買囑張都監。卻設出這條計策來陷害武松。施恩知道了。也無法可施。但是武松究竟沒有死罪。押了兩箇月。知府便把武松脊杖二十。刺配恩州牢城。差兩箇健壯公人。防送武松。限了時日。要起身。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。押解了武松。出孟州衙門便行。

武松忍著那口氣。帶上行枷。出得城來。兩箇公人監在後面。約行得一里多路。只見官道旁邊酒店裏。鑽出施恩來。看著武松道。小弟在此專等。武松看施恩時。卻包著頭。絡著手。武松問道。我好幾時不見你。你如何如此模樣。施恩答道。實不相瞞哥哥。小弟在快活林中店裏。蔣門神那厮。又領著一夥軍漢到來。厮打小弟。被他痛打一頓。卻被他仍復奪了店面。小弟在家將息未起。今日聽得哥哥。斷配恩州。特有兩件

棉衣。送與哥哥。路上穿著。煮得兩隻熟鵝在此。請哥哥喫了兩塊去。施恩便邀兩箇公人同入酒肆。那兩箇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。便發言發語道。武松這厮。他是箇賊漢。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。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。你若怕打。快走開去。施恩見不是話頭。便取十來兩銀子。送與兩箇公人。那厮兩箇那裏肯接。惱忿忿的。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討兩碗酒。叫武松喫了。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裏。把兩隻熟鵝掛

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。包裹裏有兩件棉衣。一帕子散碎銀子。路上好做盤纏。也有兩雙八搭麻鞵在裏面。只是要路上仔細。隄防這兩箇賊男女。不懷好意。武松點頭道。不須吩咐。我已省得了。再著兩箇來。也不懼他。你自回去。將息且請放心。我自自有措置。施恩拜辭了武松。哭著去了。

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。行不到數里之上。兩箇公人悄悄商議道。不見那兩箇來。武松聽了。自暗暗尋思。

冷笑道。那厮倒來撩撥我。武松右手卻喫釘住在行  
枷上。左手卻散著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。只顧  
自喫。也不睬那兩箇公人。又行了四五里路。再把這  
隻熟鵝除來。右手扯著。把左手撕來。只顧自喫。行不  
過五里路。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。約算離城也有  
八九里多路。只見前面路邊。先有兩箇人。提著朴刀。  
各跨口腰刀。先在那裏等候。見了公人。監押武松到  
來。便幫著做一路走。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

箇提朴刀的。擠眉弄眼。打些暗號。武松早自瞧見了。八分奇怪。只安在肚裏。卻是只做不見。又走不數里。多路。只見前面來到一處。極大一片魚浦。四面都是野港闊河。五箇人行至浦邊。一條闊板橋。一座牌樓上。有牌額寫著道。飛雲浦三字。武松見了。假意問道。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。兩箇公人應道。你又不眼瞎。須見橋邊牌額上寫著飛雲浦。武松站住道。我要淨了則箇。那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。卻被武松叫



聲下去。一飛腳早踢中。翻筋斗踢下水去了。這一箇急待轉身。武松右腳早起。撲通的也踢下水裏去。那兩箇公人慌了。望橋下便走。武松喝一聲那裏去。把枷只一扭。折做兩半箇。趕下橋來。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。武松奔上前去。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。只一拳打翻。就水邊撈起朴刀來。趕上去。搠上幾朴刀。死在地下。卻轉身回來。把那箇驚倒的也搠幾刀。這兩箇踢下水裏去的。纔掙得起。正待要走。武松追著。又

砍倒一箇。趕入一步。劈頭揪住一箇。喝道。你這厮實說。我便饒你性命。那人道。小人兩箇。是蔣門神徒弟。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。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。一處來害好漢。武松道。你師父蔣門神。今在何處。那人道。小人臨來時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。鴛鴦樓上喫酒。專等小人回報。武松道。原來如此。卻饒你不得。手起刀落。也把這人殺了。將兩箇屍首都攬在浦裏。又怕那兩箇不死。提起朴刀。每人身

上。擗。了。幾。刀。立。在。橋。上。看。了。一。回。思。量。道。雖。然。殺。了。這。四。箇。賊。男。女。不。殺。得。張。都。監。張。團。練。蔣。門。神。如。何。出。得。這。口。恨。氣。提。著。朴。刀。尋。思。了。半。晌。怨。恨。沖。天。便。去。死。屍。身。邊。解。下。腰。刀。選。好。的。取。把。來。跨。了。揀。條。好。朴。刀。提。著。再。逕。回。孟。州。城。裏。來。

武松進得城中。早是黃昏時候。逕到張都監後花園牆外。卻是一箇馬院。武松就在馬院邊伏著。聽得那後槽卻在衙裏。未曾出來。正看之間。只見呀的角

門開。後槽提著箇燈籠出來。裏面便關了角門。武松卻躲在黑影裏。聽那更鼓時。早打一更四點。那後槽上了草料。掛起燈籠。鋪開被臥。脫了衣裳。上牀便睡。武松卻來門邊挨那門響。後槽喝道。老爺方纔睡。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。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。卻掣出腰刀在手裏。又呀呀的推門。那後槽那裏忍得住。便從牀上赤條條跳將出來。拿了攪草棍。拔了櫃。卻待開門。被武松就勢推開搶入來。把這後槽劈頭揪

住。卻待要叫。燈影下見明晃晃一把刀在手裏。先自  
驚得八分軟了。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。武松道。你認  
得我麼。後槽聽得聲音。方纔知是武松。便叫道。哥哥  
不干我事。你饒了我罷。武松道。你只實說張都監如  
今在那裏。後槽道。今日和張團練、蔣門神、三箇喫了  
一日酒。如今尙自在鴛鴦樓上喫哩。武松道。這話是  
實麼。後槽道。小人說慌。就害疔瘡。武松道。如此卻饒  
你不得。手起一刀。把這後槽殺了。一腳踢開屍首。把

刀插入鞘裏。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棉衣。將出來。脫了身上舊衣裳。把那兩件新衣裳穿了。拴縛得緊。轉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。卻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。入在纏袋裏。再把來掛在門邊。又將一扇門立在牆邊。先去吹滅了燈火。閃將出來。拿了朴刀。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。此時正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從牆頭上一跳。跳在牆裏。便先來開了角門。撥過了門扇。復翻身入來。虛掩上角門。櫃都提

過了。武松乃望燈明處來。看時。正是廚房裏。只見兩箇丫嬛正在湯罐邊埋冤說道。伏侍了一日。還自不肯去睡。只是要茶喫。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。喝得這等醉了。也還自不肯下樓去歇息。只說箇不了。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呐呐怨恨。武松卻倚了朴刀。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。把門一推。呀的推開門。搶入來。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。那一箇卻待要走。兩隻腳一似釘住了的。再要叫時。口裏又

似啞了的。端的是驚得呆了。休道是兩箇丫嬛。便是膽大的見了。也要驚得口裏半舌不展。武松手起一刀。也殺了。卻把這兩箇屍首。拖放竈前。滅了廚下燈火。趁著那窗外月光。一步步挨入堂裏來。

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。已都認得路數。逕逕到鴛鴦樓扶梯邊來。捏腳捏手。摸上樓來。此時親隨的人。都伏侍得厭煩。遠遠的躲去了。只聽得那張都監。張團練。蔣門神。三箇說話。武松在扶梯口聽。只聽得蔣



門神口裏稱讚不了。只說虧了相公。與小人報了冤讎。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。這張都監道。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。誰肯幹這等事。你雖費用了些銀錢。卻也安排得那厮好。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。那厮敢是死了。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來。便見分曉。張團練道。這四個對付他一個。有甚麼不了。再有幾個。性命也沒了。蔣門神道。小人也吩咐徒弟來。只教就那裏下手。結果了快來回報。武松聽

了。心頭把那無明業火。高三千丈。沖破了青天。右手持刀。左手揞開五指。搶入樓中。只見三五枝燈燭輝煌。一兩處月光射入。樓上甚是明朗。面前酒器皆不曾收。蔣門神坐在交椅上。見是武松。喫了一驚。把這心肝五臟。都提在九霄雲外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蔣門神急要掙扎時。武松早落一刀。劈臉剝著。和那交椅都砍翻了。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。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。被武松當頭一刀。齊耳根連頰子砍著。撲地倒。

在樓板上。兩箇都在掙命。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。雖然酒醉。還有些氣力。見剝翻了兩箇。料道走不迭。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。武松早接箇住。就勢只一推。休說張團練酒後。便清白醒時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。撲的望後便倒了。武松趕入去一刀。先割下頭來。蔣門神有力。掙得起來。武松左腳早起。翻筋斗踢一腳。按住也割了頭。轉身來。也把張都監割了頭。見桌子上有酒有肉。武松拿起酒鍾子。一飲而盡。連喫

了三四鍾。便去死屍身上。割下一片衣襟來。蘸著血。去白粉壁上。寫下八個字道。殺人者。打虎武松也。把桌子上器皿。踏匾了。揣幾件在懷裏。卻待下樓。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。樓上官人們都醉了。快著兩箇上去攙扶。說猶未了。早有兩箇人上樓來。武松卻閃在扶梯邊。看時。卻是兩箇自家親隨人。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暗處。讓他過去。卻攔住去路。兩箇入進樓中。見三箇屍首。橫在血泊裏。驚得面面。

相觀。做聲不得。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。傾下半桶冰  
雪水。急待回身。武松隨在背後。手起刀落。早剝翻了  
一箇。那一箇便跪下討饒。武松道。卻饒你不得。揪住  
也是一刀。殺得血濺畫樓。屍橫燈影。

武松道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殺了一百箇。也只一死。提了  
刀。下樓來。夫人問道。樓上怎地大驚小怪。武松搶到  
房前。夫人見條大漢入來。尙自問道。是誰。武松的刀  
早飛起。劈面門剝著。倒在房前聲喚。武松按住了。將

去割頭時。刀切不入。武松心疑。就月光下看那刀時。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。可知割不下頭來。便抽身去廚房下。拿取朴刀。丢了缺刀。翻身再入樓下來。只見燈光下。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。引著兩箇小的。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地下。方纔叫得一聲苦也。武松握著朴刀。向玉蘭心窩裏搠著。兩箇小的。亦被武松一朴刀一箇。結果了。走出中堂。把櫃拴了前門。又入來。尋著兩三箇婦女。也都搠死了在地下。武松

道我方纔心滿意足。走了罷休。撇了刀鞘。提了朴刀。出到角門外。來馬院裏。除下纏袋來。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。都裝在裏面。拴在腰裏。拽開脚步。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邊尋思道。若等開門。須喫拿了。不如連夜越城而走。便從城邊路上城來。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。那土城苦不甚高。就女牆邊望下。先把朴刀虛按一按。刀尖在上。棒稍向下。托地只一跳。把棒一拄。立在濠塹邊。月明之下。看水時。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時正

是十月天氣。各處水泉皆涸。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鞵襪。解下腿絀護膝。抓扎起衣服。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。卻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。有雙八搭麻鞋。取出來穿在腳上。聽城裏更點時。已打四更三點。武松便放開脚步。投東逕自去了。

古語云。抑強扶弱。以蔣門神之橫行不法。爲張都監者。正宜有以制裁之。使之就範。乃計不出此。復受蔣門神之唆使。設計陷害武松。宜其全家喪命。受此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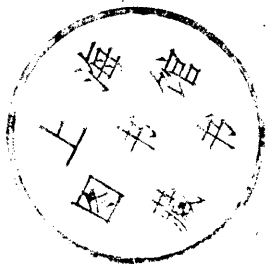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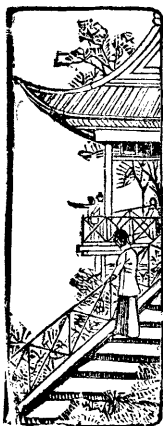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8968B

刦也。不然。武松雖一武夫。而秉性正直。豈肯無故殺  
人如麻者。故曰鴛鴦樓之血濺尸橫。仍張都監之有  
以自取耳。



(終)

民國十年五月發行  
民國廿一年九月五版



(小小說)

◎ 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

中華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 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  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省中華書局

